

63595  
#8冊



續藏書序

是書共釘捌本

京山李維楨本寧甫撰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  
說書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  
發孔孟曾思之精蘊焚書所雜著  
詩文談經評史大義微言藏書始

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己意  
今所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  
諸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  
功臣有開國有靖難名臣有開國  
有遜國有靖難有內閣有勲封有  
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  
義有文學有郡縣蓋王侯將相士  
庶人方外縉黃傭僕妾妓無不載  
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名  
抑或以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  
其名或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  
未久而得傳或負俗之議而爲分

明之秉權衡破拘攣微顯闡幽標  
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  
不刺惡爲異耳本朝史職廢  
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  
出韋布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  
倫不盡負史才信耳者不審于時  
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脩詞者不  
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  
決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痍古人  
多聞闕疑與人不求備之意泯滅  
漸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好問  
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

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  
踈而覈若朴而藻可謂良史昔者  
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  
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  
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  
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  
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  
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  
襲無二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  
惟春秋之指乎先生嘗以道有升  
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不沿禮樂

卽孔子之是非尚以爲不宜施之  
今日况於他人是書也余謂必合  
三書並觀而後得先生之心得其  
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臺時專力  
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禍等于  
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况於先生  
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楊杞爲多而  
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  
得之金陵王維儼行之新都江似  
孫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  
副流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幾  
楊子雲之相譚矣



續藏書序

建業焦竑弱侯甫撰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之久

矣而於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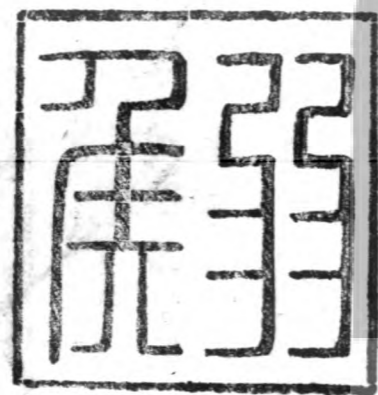
藏名公事跡緒正之未就而之通

州久之宏甫殉遺書四出學者爭

傳誦之其實真鷹相錯非盡出其  
手也歲巳酉眉源蘇公弔宏甫之  
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  
書始出余鄉王君惟儼梓行之而  
屬余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  
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後二  
編列傳獨詳於紀若志缺如也而  
列傳之中又獨存其美者昔楚史  
名檣杙春秋則亂臣賊子之戒每  
拳拳焉豈宏甫意不及此耶抑有  
所待耶 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  
周獨憲章之恐後學者欲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舍是編何之余謂  
退可以修身而畜德進可以尊  
主而庇民謀王斷國之大端班班  
具在貴善學之而已近代名卿稱  
黃材伯爲博古鄭端簡雷司空爲  
通今藉令三復宏甫之二編其可  
與昔賢相頡頏也夫



續藏書目次

一卷

小序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開國諸臣總叙

二卷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附

子璉

璟

別見遜國名臣

鐵冠道人張先生

建昌周顛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賢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

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

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

靖難名臣

太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

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

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附 弟

存義 子 伸 佐 祺

三卷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名臣

四卷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郃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許知府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并 張子明

捨命王等共一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附

李夢庚 王愷 并 孫炎等共二十一人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典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典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遜國名臣

遜國名臣記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遜國名臣紀序

齊太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

余瑱

彭聚

孫大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王彬

係御史

趙諒

宋瑄

係宋晟子

張倫

魯濬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事 宋參軍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迪 附

蒼頭侯來保 侯太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純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屋

六卷

遜國名臣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康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七卷

遜國名臣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為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不知名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伍性原  
曾廷瑞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氏  
妻范氏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  
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

子豹



王紳 附

子稔

宋懌

八卷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頤

杜勝 劉子輔 馮貴 侯保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滌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張信 李友直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張信 圖 藺芳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鄞國薛忠武公祿

鄖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十卷

內閣輔臣

史閣敘述

史閣款語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內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內閣輔臣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十三卷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鏞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十四卷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璽

錦衣車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莊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少保繼光

十五卷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綬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 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忠宣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珮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璵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向瑤

都御史軒公輓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宋恪公訥

御史孫公鵠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二十卷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聚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琦  
李崧 朱裳 孫需

陶琰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賜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杲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勳封名臣

儲文懿公瓘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呂文簡公柟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擘 林春

董蘿石公灃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林

楊侍郎公起元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人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紳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典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續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枏 附

弟稅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謹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絜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束

山人孫公一元

別見理學名臣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熾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翁公小錄

翁公嵩

翁公拙

翁公漸

丁公肅

翁公海

孫公巖

隆公實

續藏書卷一

溫陵

李載贊

輯著

虎林

柴應槐

重訂

錢萬國

梁杰

校閱

臣李贊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末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死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死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琰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

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

將賈魯歿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

入城達少 上一歲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

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

為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

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

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典等二

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

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眾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

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典、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典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上駐師濠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

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鐵面，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

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誓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

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

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

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廉、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事，至於此處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

是以前是以收拾人才為先著

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州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璿王  
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  
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  
符月導已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  
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  
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  
收覽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  
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  
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  
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  
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  
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  
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  
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  
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  
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遣世子受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

天祿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偽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顛涇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趨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卽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聞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非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

春，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

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

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真籍所部

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

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

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

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

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謙與周顛仙、張三、李皆異人

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

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非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

春，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

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

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真籍所部

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

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

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

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

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慙而麤，口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宅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趨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鬪，彭中流矢歿。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緝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爲寢，會滁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

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  
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  
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  
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卽、報、軍、  
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  
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  
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  
甘、心、德、崖、以、帝、故、強、縱、之、旣、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歿、  
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  
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

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引、天、祐、請、降、於、僞、宋、  
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  
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  
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而、其、長、者、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少、者、以、失、職、爲、不、利、  
歿、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  
谷、諸、王、帝、旣、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  
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  
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  
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奔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上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

以四橐駝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守備卑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盪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召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旣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





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  
席以求賢真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  
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  
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  
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  
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  
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埃車塵起展素  
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旣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  
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辰 上卽吳王位賜  
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

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 命至浙江還

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

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

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

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

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

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

其成立圖補報 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

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土所賜

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

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給事子欽誠早

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

曰上以武功創業願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敦學博

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為府學教授御史

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

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

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敦為春官杜敦趙民望吳

源為夏官秋官冬官缺今兼攝杜敦壺關人勤苦力學精

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

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

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

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

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

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

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

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為我朝名臣之第一

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  
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  
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  
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  
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  
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  
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  
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  
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  
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  
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  
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  
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  
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  
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  
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

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鐵寇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策策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土且有加僂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土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最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慝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

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

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

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

俟。上歸，訴公盛夏新雨，僂人於壇墮之下，非所以奉承

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

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

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

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

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

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

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為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

三魁，為鯨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

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

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  
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  
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  
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  
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  
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  
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  
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  
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  
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  
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  
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  
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  
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  
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  
 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  
 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  
 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  
 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  
 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  
 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  
 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  
 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論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  
 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論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覽

文成不死矣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  
 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  
 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太祖嘗召論再三鐵券丹書誓  
 言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  
 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  
 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  
 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  
 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  
 可公入祀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  
 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  
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  
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  
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  
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  
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  
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  
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  
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  
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爲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  
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  
璉與薦、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十  
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  
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  
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  
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  
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  
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在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二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爲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覓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  
上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苜蒲香酸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卽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  
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  
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  
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  
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  
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  
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  
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于

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  
畢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

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  
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  
五卷爲序上之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

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召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

最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旣行數日，上問公子璉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勅請

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卽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璲，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愷、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林爲侍書。

李贄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卽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旣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卽爲私交，願聖上頒降撰

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  
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卽歸而卽杜門  
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溫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  
爲法程七十餘歲歿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  
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  
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  
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  
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篪  
傅恕王錡傅著謝懋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  
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召還五  
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  
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  
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遣  
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  
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不得已出公  
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

代之汝如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  
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  
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  
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  
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  
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  
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  
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  
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  
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  
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  
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  
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  
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

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定大計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

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為都事丙

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論民樂

輸軍典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

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

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

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

者公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

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

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

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濫，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溢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卽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卽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京師上

曰：卿在邊良，古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旣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旣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犯豈直恃搏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  
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恠，卽禮官  
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  
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  
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  
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  
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  
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  
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  
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山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  
副使。成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  
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  
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  
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  
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  
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  
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  
鄙廓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

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  
龔敷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  
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  
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  
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  
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顥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  
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  
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鏗礪  
不遺餘力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  
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

嘉納公病

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

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  
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  
喜吏部尚書余燠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燠已念  
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  
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  
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  
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  
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

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

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揀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典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為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為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諭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

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

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

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

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

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

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

切上得奏卽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

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

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

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

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

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詩。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涇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

儒達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澄所著《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員瓊，隱居長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  
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  
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  
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誑誤  
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  
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  
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  
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  
十九卹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  
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公勤敏  
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  
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  
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  
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  
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  
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  
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

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  
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  
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  
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  
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  
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  
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  
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畝滄從上渡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  
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  
賞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  
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  
平蠻功封武平伯

###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瑞薦徵  
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  
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旣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  
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

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旣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胥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謾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

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善

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爲濠帥子典大校以計得元橫

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爲

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

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

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

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

頓首遷爲叅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

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欵誠使得自安

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羴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典

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歿。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塵塵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旣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板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旣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殲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

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卽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

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

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

亡筭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

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稱帝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尋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左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



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  
平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  
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  
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  
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所始微厭之  
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  
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  
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  
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菜不治今  
徙江南富民十有兩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  
子伸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  
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  
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  
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  
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  
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  
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  
世塚皆夜有光、恠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  
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間與存  
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  
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  
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  
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  
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  
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  
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  
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  
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  
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佐時左大夫陳寧  
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  
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  
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

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

而自縊。」夙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

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

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歿之

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歿封王，男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

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  
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  
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  
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壘  
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  
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與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  
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歿言之無益所願陛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  
比蕭鄴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  
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  
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  
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  
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  
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鄴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  
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鄴侯獨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  
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  
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  
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  
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  
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  
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  
後者曾有若是否也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  
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  
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馬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卽置極典雖馬后亦不勸  
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  
到此時豈有未知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  
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  
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  
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  
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外牖  
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  
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敢與韓彭埽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於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瞻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卷二終

續藏書卷三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不但功第一  
與德  
皆屬第一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為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為其

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

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

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

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

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  
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日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  
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  
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  
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  
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  
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  
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  
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  
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廖平章定定號令明肅  
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  
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  
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  
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  
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  
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  
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  
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  
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

故、舞、衆、心、在、此、

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  
四營兵為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九五  
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為靖江縣進攻寧  
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  
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  
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  
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  
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  
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艤艘數百遂

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  
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為州達以兵自無  
為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  
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帝謀  
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  
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  
與遇春筴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  
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眾斬首萬餘級生獲三  
千人遇春日此勁敵也不殺為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  
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

帝○王○之○師○自○不○同○



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旣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遇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保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

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汝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人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

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

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

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

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感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

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

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

隴。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

其母葬閭闔之外墟。毋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

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

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

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叅政黃寶院判  
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  
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  
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  
為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  
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  
舡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  
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  
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  
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  
婁胥閫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  
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織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  
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  
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禦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  
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為士誠守無錫更  
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為偵達獲茂釋而厚賞  
其、間、要、事、之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  
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  
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

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閭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為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筴也。吾欲先取山東，撒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麀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達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筴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闔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

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母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勲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筭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

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  
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  
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  
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  
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  
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  
都一窵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  
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  
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

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  
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  
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迫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  
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  
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  
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  
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  
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  
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  
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

職無狀且不先納款此等作、用、三、代、以、下、未、而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

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

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

垣右丞顯叅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

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

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

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

叅政友德以鐵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

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

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

直抵太原覆其巢妙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

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橫廓之軍來救

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戰此危道也

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

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

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跣一

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

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

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

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  
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  
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  
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  
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  
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  
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  
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  
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  
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  
以大兵感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  
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  
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  
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  
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  
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  
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  
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  
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  
被傷走達怒甚卽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



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叅政友德略其東都督  
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  
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  
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  
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  
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  
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  
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  
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  
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擴  
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  
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  
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  
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  
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  
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  
郟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  
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  
橐駝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

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  
 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蘓建獨不見穰  
 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賢  
 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  
 既以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勸降西蕃而自攻興  
 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  
 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  
 還京既至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  
 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

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資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

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

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

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

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

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賜之交趾

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

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

擴廓遊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

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

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銃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卽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

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徼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闔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卽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厲諸將軍者不一。

弁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筴勝、卽古名世之佐、過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學○道○謙○讓○正○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苜配、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遠志、屬高皇

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願爲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上猶弗許、旣

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丙申、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旣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

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  
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  
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  
擊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  
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  
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  
明年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  
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  
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  
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

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

法嚴軍民肅歛辛丑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

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

昇圍我長興急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

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

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

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賞而驕

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

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

流涕而修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引退。上舟

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亦略相當。旣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

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諫驍將也甲辰陳理  
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  
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  
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  
達克秦州巴克高郵狗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  
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  
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  
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  
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舍港  
入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  
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  
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  
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  
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  
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  
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  
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  
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馮旗  
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



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

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  
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  
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  
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  
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  
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  
冥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  
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

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饗高帝廟

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鷲  
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  
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  
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  
愛之終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  
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  
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  
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馮勝以隸宋國公北征  
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

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曾孫復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乃更封懷遠侯。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劉基侑饗。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迨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皇上神聖天啓，動遵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臣等遇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弁州外史曰：封鄂而諡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己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僚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

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  
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守  
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  
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上召文忠  
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  
攻張七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  
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  
少彛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  
乎彛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  
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  
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  
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  
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卽位封文忠  
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

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旣父子當  
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  
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  
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  
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  
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

疑文忠按劔叱曰闔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太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

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  
 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利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  
 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  
 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  
 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  
 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  
 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  
 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  
 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  
 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鄒字羅帖

木兒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  
 歸虜益避遠邊境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  
 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  
 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  
 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

勳臣而有文者一人而已

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其第  
 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  
 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  
 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  
 孝儒善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

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

齊黃失却眼

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複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

乃所與謀信哉

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

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

失之複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

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

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

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

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



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王  
 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  
 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淇  
 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  
 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  
 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  
 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  
 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  
 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  
 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

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訶事者

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關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

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

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

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

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

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

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

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弇州外史曰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

子

子

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哉

###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爲子旣長溫爽有姿概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日無  
廷視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九年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

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

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  
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  
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  
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掩  
四部卒渡驢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  
同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絲辰沅出羅鬼遂  
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  
選甲十萬來拒潁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  
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  
且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偃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  
下獨大理猶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拔大理移  
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潁川侯分道  
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  
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  
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  
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  
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  
前軍甯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  
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  
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錫宴

如書

於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  
 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  
 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  
 十八計聞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黔寧王  
 諡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  
 少子昕尚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  
 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  
 填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嵩阿資  
 才干孟諸砦二十一年卒年三十六諡惠襄無子弟晟以  
 都督嗣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  
 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  
 而晟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詞  
 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  
 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  
 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  
 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  
 國之長使其獷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  
 倚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璽書侑以金幣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弒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晟爲  
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

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

昭靖之後累立奇功五王莫及也

分遣所部據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

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

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櫓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

季犛狼狽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

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

絕賜誥券玉帶金幣寶鈔旣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

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奎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

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

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

還僞王陳季獮等尙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

獮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鏹三萬錠綵幣

三十有副仁宗卽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

自是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

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

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

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詔官為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晟戰數不利，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上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為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為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為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為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敕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為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論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

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許久之始得襲佩印填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弇州外史曰英以慎靜饒兵略爲天子筭路監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偉矣

鄭端簡曰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

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旣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

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

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

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蘓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

時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大郡遂止朱文遜者

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

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

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  
卽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興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  
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衆  
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  
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  
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大平元將陳  
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  
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  
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  
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  
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  
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  
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  
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  
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下高河壘遂由昱嶺  
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  
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  
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  
省叅政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威德撫納降附以兵



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歸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訶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叅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

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帝卽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爲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

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勛號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弇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勲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或謂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是時高帝以王壻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帝等夷莫肯為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上

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

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為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

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

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

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為其守帥與張士誠境

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

曰吾填常州如據坐舍奔左顧則左右誰能難也

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遂從

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僂其裒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

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偽丞

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

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

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

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

上即大位始建御史臺為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為太子

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

感之悉得其眾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

定猶為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

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

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和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慰勞尋甃通州之外郭八年徙鎮彰德甃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閭長者十年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

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墉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以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爲上言臣老不敢稱畫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盡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頰涼諸國公敵侯治第皆極宏壯旣而謂和曰本叢爾夷數爲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上思公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

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閉  
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藏  
鏹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  
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  
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  
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  
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  
不利，毘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  
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一語基之  
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勲，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  
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  
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磨滅。徵信公吾  
其鯨鯢食矣，嗟乎！高皇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